

# 抵抗

## 通吃

关防暴客来

为玉渊潭游泳辩护

知识分子之自觉

雅典奥运断想

说黄健翔：球迷的特权你没有

国人不踢球，责任在政府

郑也夫 著

垃圾大国

唯提价能促进可持续洗澡

猴舞鸡鸣狗盗

明日男性过剩及其应对

质疑学部委员评选

我能影响中国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郑也夫 著

抵

抗

通吃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抵抗通吃 / 郑也夫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209-04207-9

I. 抵… II. 郑… III. 社会问题—中国—文集 IV.  
D6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2821 号

责任编辑：王海玲 马 洁

封面设计：宋晓明

### **抵抗通吃**

郑也夫 著

---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 (165mm × 230mm)

印 张 22

字 数 325 千字 插页 1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ISBN 978-7-209-04207-9

定 价 28.00 元

---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9) 2925659

# 猴舞鸡鸣狗盗(代序)

原希望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在2006年初问世。书名想好了，叫《猴舞鸡鸣》，暗喻其中的文章都是写于猴年与鸡年。序言也涂抹出来，便是下面的文字。

本书是写于2004~2005年，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的，我的杂文汇编。是继续《走出囚徒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和《被动吸烟者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的又一部杂文集。其实中间我还出版了一本《忘却的纪念》(1998年)，该书是一位零售书商操办的，因其发行能力太低，该书销售极差。我很不愿意使自己的一本书包含另一本书的内容，以前也从来不这么做，这样的重复对不起读者。实出无奈，将《忘却的纪念》中的大部分内容融入《被动吸烟者说》。《猴舞鸡鸣——申酉杂文集》是前面三本的继续，是我最新的杂文集，不含我此前杂文集中的任何一篇文章。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前几本杂文集的名字都是源自该文集中的某篇文章的题目。从本文集中找不到这样别致且富冲击力的文章题目，只好特意做一桩看似简单，实则难令他人和自己满意的差事：起名字。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除了阿谀之辞外，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我们无从知晓，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更可信赖。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

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被鲁迅吸引最终当然是因为鲁翁的东西，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鲁迅《准风月谈》的“前记”至今记忆犹新：“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鲁迅《立论》中讲了这样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你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了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本书文字写于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还记得那两个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头白脸；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

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了。香港弹丸之地，商贾之城；内地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内地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任凭心中怎样不平，我只好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从师资、敬业精神、到学生用功程度（其实是老师造成的），我们统统不行。

评价一个社会，关键不是它的GDP，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宝马雕车，而是其人物，他们的才具、理想、气象、境界。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一大批教授不如鄙人。我50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可信，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

鸡头白脸、鸡吵鹅斗，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到处是冲突，是争吵。民工干了一年的活，可以不给工钱，怎么可能不鸡头白脸、鸡吵鹅斗？笔者自知火气大，是好斗之徒。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开口咒骂，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别的不说，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且听我说。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七年来，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全国的高考，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这能没有争吵？只怕会越吵越大。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

进出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打算怎么干预？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撞了白撞”的法规，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道理在哪里呢？难道双方都有道理，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笔者撰文说，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争吵在所难免。吵架他不行，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忽然一日不让游了，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在湖岸边连续吵闹几十天。对此我接连有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游泳者便拿着我的文章与管理者争吵，我倒作了壁上观。某日一大早我来到西城法庭，想领票参加一次开庭，被告知票发没了，我没来晚啊？最后才搞清只发出两张票给了被告父母，连记者都不准入内，这叫公开吗？对此法庭外围绕发票的一场争吵势所难免。更有足球俱乐部的商人们和中国足协围绕罢赛的唇枪舌剑，让有观看吵架癖好的人过足了瘾。树欲静而风不止。笔者本非清静之人，况每日鸡吵鹅斗，声声入耳，于是写了这些有火气的文章，汇集成本书有火气的文集，反映着这个鸡头白脸、鸡吵鹅斗的社会。

本文集中，这些吵架味道的时评文章分类编排，譬如交通，公园游泳，体育，等等。除此，本文集中还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关于读书，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其他人的书，或为前言，或为补记，或为书评。其二是演讲，收录了我在申酉两年中的六场演讲；说话毕竟比撰文少些八股，更为松弛，更少忌惮，更加开心。

这本文集的写作时间，名称由来，内容组成，已作如上交代。等待着您的批评，或许少不了争论。虽鸡年已过，再吵何妨？争吵对我已是家常便饭，乐此不疲。您呢？

上面这段“序言”写于丙戌年早春二月。书名起好，序言拟就。不成想，出版事宜谈得不顺利。第一家出版社对拙作的文字基本宽容，唯稿酬上抠门了一些，我也过于认真了一点，竟未成交。以后就倒了运，数家出版社，不是要删去这篇，就是要阉割那块。一晃过了数月。待山东人民出版社答应照单接受时，“狗年”已过半。这半年中我又写出了一些东西，自然也该添加进去。这样，在原稿的分门别类中，添加了关于媒体、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两块，共计九个部分。

懒得重新作序，便为去年，即上面的那个序言穿靴戴帽，美其名曰：节约

闹革命。

本书问世时，该是肥猪拱门了。还叫《猴舞鸡鸣》，名实不符，因为书中掺进了狗年的声音。说狗的声音也无妨。我常说：社会上应该什么狗都叫起来，自然我也当在其列。常常对年龄相仿的同仁说：我们都是老狗了。自觉已经学不来新招，除了自嘲的本事还在与时俱进。时下正在提倡和谐社会。何谓“和”，就是口中有粮；何谓“谐”，就是都可讲话，即所有的狗都叫起来。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变换之一是叫的狗确实多了，但沉默的仍是大多数，开放之路任重道远。若以狗概括我们社会的特征，惜乎尚非狗叫，实乃狗盗也。前面说我们社会时下的特征是猴头巴脑、鸡吵鹅斗，加上狗盗，三位一体，概括时代特征或许更周全些。

需重新起名。只好细检篇什，品察味道，冠之《抵抗通吃》。这怪异之名意味何如？您还没看到我们周围权势者的行径吗？他们要囊括权力、财富、名分，一个都不能少；要操纵商品、长假、路权、高校配额、城市面貌、公共空间，统统掌控。本书只是一个超龄愤青，一个不自量力的犬儒抗拒强人的微弱声音。

郑也夫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海淀板井村寓所

# 目 录

猴舞鸡鸣狗盗（代序）	1
我能影响中国吗	3
法庭旁听席位该如何分配	6
分数主导，定额压缩	8
北京如何瘦身	10
长假可以寿终正寝了	11
由傅彪一年两换想到的	12
单一命价	14
垃圾大国	16
明日男性过剩及其应对	17
质疑学部委员评选	25
就学部委员评选答《南方人物周刊》	37
就学部委员评选答《南方周末》	43
从“宁左勿右”到“宁冷勿热”	49
节食，节约型社会的基础	51
牛奶博士传经无门	52
月饼本无升值空间	54
奢侈的一日一浴	55
唯提价能促进可持续洗澡	57
为谁呼喊，因谁挨骂	59
捡回修修补补的习惯	61
合乘，一项重要的社会指标	63
背包万里行	64
拉长保修期，促进可持续	66

老策划卖新点子	71
难道电影游离于开放社会之外	75
小众何难求	77
敢不搭理世界杯	78
关防暴客来	80
“撞了白撞”与路权对等	85
轿车，路障，哪位挪动一下	94
轿车族该缴多少养路费	96
少说“抑制”，重在“公正”	98
西直门城地铁的知情权	99
电动自行车四论	101
回味“6·5”	107
为玉渊潭游泳辩护	111
死亡：游泳与轿车的对比	113
歌哭玉渊潭	115
禁泳中止，可庆可贺	119
要听证会，不要铁栅栏	120
野泳者的卫生观	122
野泳者的政治观	123
野泳者的审美观	125
就《阅读生物学札记》答记者问	129
为学生编文集的过程与动因	132
立一标杆	137
造就小气候	138
警惕新八股	140
论文的小年	142
投宿人对收容站的感谢	145
帮老阙编歌集	149
《信任论》再版前言	152

应试教育的产生与独子性格的改善	159
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172
古都西安，旧城新命	190
知识分子之自觉	211
我的奥运观	224
博览勤思：谈治学之道	238
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演讲与发言	250
薛涌其人其文	259
对张维迎信任理论的几点商榷	265
按语《白秀娥：陕西妹子的剪纸生涯》	273
序刘明《学术评价制度批判》	274
解密消费的历程——简介消费著作十二书	276
有个蹩脚的会计师叫 GDP ——读托夫勒新作	280
序李楯《己卯以来杂稿》	283
媒体不是小媳妇	289
内容上的欣慰	291
一个天才少年都没看到	292
足球下放民间	293
最大的不解	295
雅典奥运断想	296
罢赛风波与官商争斗	311
迟尚斌事件断想	320
全运会的挽歌	322
心动，所以球动	324
我与世界杯	325
说黄健翔：球迷的特权你没有	331
放黄健翔一马	332
国人不踢球，责任在政府	334
规则革命日，足球复活时	338

我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

我没有积极的功能。

但还是以为，

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

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

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

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

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

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

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

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我能影响中国吗》



# 我能影响中国吗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听表扬的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喜欢听批评。也不知道这脾气是生来就有，还是幼时的环境造就的。小学六年我一直是个顽劣少年，五年级才入队。老师常常要找家长，表扬很少听到。照理说，稀缺了更应该喜欢，可是我一听到表扬就坐立不安。从来没有得过奖状，区里小学田径比赛的奖状是个例外。我当众领取那奖状时竟异常坦然。那时候还没有分析能力，大概是感觉到它是以最过硬的成绩为基础的，不是谁谁的恩赐，里面也没有谁谁的好恶。从十几年前开始，我拒绝申请任何奖项，觉得它们要么廉价，要么虚假。即使不廉价和虚假，我也无意靠近。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表现欲的人。但是就像少时赛跑一样，有成绩放在那里就够了，要别人的表扬和评价作甚？

我的学生陈心想从美国发来 E-mail，祝贺我被评上影响中国的 50 名公共知识分子，看后一头雾水。从网上查查，才知道是《南方人物周刊》搞的名堂。忝列我所钦佩的一些人物之中，冠盖如此显赫的头衔，一个不喜欢表扬的人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亢奋。立即骑上车子，到报摊上买来一份《南方人物周刊》。那亢奋大约持续了两个钟点之久。

待亢奋过去，我才怀疑人家对我的抬举：我能影响中国吗？40 岁以前，我曾经以为自己提出过的一些想法，说不定对中国小有影响。40 岁以后，我再未怀抱过影响中国的奢望。当年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你影响了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哪里，我只是影响了中南海附近的地方。这之中最表面的含义无疑是自谦，但如果只有这层浅白的含义，他就不是毛泽东。我猜想，在空间上，毛泽东有悲哀，地方官的腐化他很清楚，却从来也没能管束住，他能较好控制的只是京官；在时间上，他更深怀忧虑，疑惑他对中国的影响不能持久，死后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影响中国谈何容易？毛泽东尚且如此。形格势禁下的一个“侏儒”的一句真心话是：我只能影响我的几个学生。

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我以为真理显然在我们手里。在辩论中，我们甚至没有够格的对手。樊纲和我只争论了一个回合，就高挂免战牌。我主编了一本《轿车大论战》，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甚至要帮助对方组织文章，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够格的支持轿车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中国之国策——拥塞轰鸣的轿车是对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讽。

国事太大了，且不谈它。我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制度，我影响得了吗？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已经高达1亿元。我以为这制度造就了腐败，很多课题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这许多钱并没有带来多少好成果。我在《国家社科基金批判》一文中提出，应该将资助变为借款，将审批申请报告改为审查科研成果，成果的质量远比申请报告更好把握，申请报告远比成果更好蒙人，成果审核公开化，不合格的借款不能核销。但这提议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倒是我自己因为十年来没有申请过基金，有从教授降格为副教授之虞，因为人民大学曾正式规定教授工作的达标内容：课时、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拥有国家科研基金。我为避无端受辱，只好仓皇逃窜。很多人劝我：北大真的那么好吗？其实北大和人大我了解的都不多，了解的只是自己的几个学生。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北大还真的不比人大好多少。我刚刚看到北大的一个文件，说申请教授职称要有国家课题。面对这么糟糕的基金制度，难道洁身自好都不行吗？难道一个没有基金的人完成了拥有基金的人完成的工作还不能申请教授职称吗？看来我能保持教授的资格已属不易，遑论影响知识分子的社区。我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四个单位工作过，一向处在边缘，并且日益边缘化。我乐于如此。我影响不了我的小单位，只希望它也改变不了我。

我实在不是一个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确实还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写过200多篇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做过电视台的谈话嘉宾、策划乃至主持人，拥有自己的听众和读者。在媒体上写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话，说没有一点影响，是虚伪。那么我影响了谁？影响了什么？我可能影响了一些人的思想。我猜测我所能影响的人，其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原本就和我接近。我其实只是澄清了他们原来模糊地感觉到了的东西，或者强化和坚定了他们已经具有的认识。我不敢相信我曾经改变过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与我不同的人的思想。我以为我的言论是雄辩的，但雄辩充其量是在争论中出

风头。能改变原本认识不同的人们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影响力。我大约不具有令他人皈依的力量。不管怎么说，我可能澄清和强化了一些人的认识。但是，我完全不能借此改变社会生活。比如说，经由我的喋喋不休和连篇累牍，在思想上认同反对私车观点的人可能更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在街道上轿车也更多了。我影响不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那么能否影响明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呢？我的判断是不能。中国未来的决策若改变，也是未来的形势所使然——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不是前辈思想家的思想种子发芽开花。一个论据就是马寅初的人口论。我不觉得中国后来控制人口的政策是马寅初当年的思想造就的，我认为是人口膨胀的严重后果导致的。我的轿车批判的真理成分至少不低于人口论。实际上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衬托出马寅初人口思想的英明。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有日本，哪怕是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就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人口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家经济政策失败的托词。须知，至今半数以上的发达国家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轿车的破坏则无论国家贫富，无论经济制度如何，它都将吞噬能源，并以扩建道路和停车场吞噬人类最宝贵的地皮。但是我判断我的轿车批判的命运多半和马寅初的人口论相似，不会影响中国。

你已认定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不仅今日而且明天，为什么还要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并乐此不疲呢？这使我想起美国畅销小说《教父》中的一句戏词。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在剪灭了敌人后，对投靠敌方暗害了他哥哥的妹夫说：“我不会杀你，因为我不想让我妹妹守寡。但是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这就是我发表不同意见的兴趣所在。迈克尔最后还是杀了他妹夫。洞察阴谋和惩罚背叛，是他的两大愿望。我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抑制轿车的发展。当轿车铺天盖地而我们无可奈何时，便只剩下一个愿望：不能任凭一个“经济增长”的华丽而蹩脚的借口，在思想认识上“赢家通吃”。洞穿谜团和误区，满足了我“解题”的欲望。发出不同声音，满足了我表现的欲望。我们保护不了我们城市的生态，我们至少保护了思想领域中的生态。因为在现实领域中没有影响力，我的动力就完全地系结在个人的智力兴趣上面了。我早就说过一句略带犬儒味道的话：我是“游戏人”。别人有误解，以为游戏人随机即兴，不执著，无定力。其实游戏人有可能是最执著的。一个为社会功利奔走的人，如

果有足够智力，明白了奔走注定无告，他还会执著下去吗？游戏人则不同。他不计功利上的得失，满足于解题和不同意见的发表，满足于智力王国里的胜利，因而有最执著的一面。但是至少外表上，他也有似乎不够执著的一面。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因为重复在智力上没有乐趣。重复的动力是功利上的收获。比如轿车问题，我从没有放弃我的观点，但是早就不想重复了，说了一百遍了，还有什么意思。

我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讲这消极功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上面的观点。好在重复一遍，有强调的意味，还不那么令自己厌烦。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

## 法庭旁听席位该如何分配

我和很多爱听音乐会的朋友一样，关心原北京音乐厅经理钱程的案子。听说2月27日上午九点该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公开审理，便前去旁听。将近八点半到了法庭。拿出身份证来换旁听证，被告知旁听证已经发完了。旁边是一位《法制日报》的记者，同样也是未能捷足，无缘登堂，且被告之：今天的审判拒绝记者旁听和报道。我不懂这方面的规章，无法判断拒绝记者是否合理合法。这当口钱程的一些亲属、该公司的副经理徐女士和北京文化局的两位干部也来索取旁听证，最执著的是他的亲属们。工作人员答复依旧：旁听证已经发完了。徐女士很生气，说怎么能不让被告的亲属旁听？工作人员答复：给你们留了两个证。我这才得知，钱程的父母已经进去旁听了。徐女士问：为什么只给我们两个席位。答复：条件有限，一共16个旁听席位，你们来晚了，这还是专门给你们留下的。徐女士称：16个席位只给被告方两个太不公平。一工